

张贤亮

张贤亮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纪文学名家
精选集

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开始成为一个
一个人，
我的幼稚和天真都将从苦中蜕变而出，
成为独立的生命力。





张贤亮精选集



张贤亮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贤亮精选集 / 张贤亮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2009.4重印)
ISBN 978-7-5402-1757-0

I. 张…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9182号

责任编辑:杨燕君 王慧川 里 功

张贤亮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1000mm 16开 21印张 376千字

2009年4月第2版 2009年4月第2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出版前言

20 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加以整理和出版,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要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当下过于强势的“市场化”使文学生产日见繁杂,过于“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使文学阅读日见低俗的情势之下,这样一个以积累优秀文化成果、传扬经典文学作品为宗旨的历史任务,显得越发重要和迫切了。

2005 年春天,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为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的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

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有数万名读者踊跃参加和热情介入这一评选,有些读者还在留言板上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性意见,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评选活动的关心,表达了他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富于个性化的思考。

上述两个评选表明,尽管在选优拔萃、推举经典这个根本问题上,读者与专家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最终的评选结果,还是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歧异。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我们决定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 50% 的权重,选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 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 60 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2005 年 12 月 20 日



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

白 烨

在当代中国文坛，有一个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尔后被打成“右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复出的作家群；“愤怒出诗人”，经历了生活磨难的他们以喷发式的激情和集束式的作品，催生了主导文学走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创作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辉煌。在这被人们称之为“历劫归来”（张炯语）的作家群里，张贤亮是其中比较突出和相当耀眼的一位。

张贤亮曾因1957年在《延河》发表抒情诗《大风歌》，而被打成了“右派”；这一文学祸端给他带来的人生转折是陡然而巨大的：从1958年到1976年的十八年间，他经历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饱受了炼狱般的熬炼。这样的严酷的生活遭际，造就了他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品质，给他的创作以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应该说，张贤亮此后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回溯过去，还是直面现实，都无不带着他这些过往经历的深刻底色。因而也可以说，他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征，与他的人生经历的独特经验有着相当密切的内在关联。

—

再度复出的张贤亮，是以短篇小说《灵与肉》让人刮目相看的。《灵与肉》也把重新操觚的张贤亮的创作推向了新高度，他以对逆境中的奋起和磨难中的自信的抒写，让人在诉说“伤痕”的潮动中，感到了来自于人自身的力量与希望。而在《灵与肉》之后，张贤亮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子来拓展自己的创作的。

把眼光移向目前，满怀热情写改革、写新人，是他创作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方面的主要成果是中篇小说《龙种》和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用



今天的眼光看《龙种》，这个作品或多或少给人一种演绎理念之嫌，但在张贤亮的创作历程及当代改革题材的发展上，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张贤亮调整创作主题、改换作品题材的初次尝试，是当代文学中正面反映农垦战线的改革新人的第一部作品。而且，由于作者在题旨推求上越过当时所风行的倡导工具革新，而大声疾呼体制改革，在人物形象上倾注了自己对改革事业的全部激情，作品虽简捷却敏锐，虽粗糙却雄浑，很有一种快人心目、催人奋起的磅礴气势。

如果说，《龙种》是张贤亮直面新生活、描绘新人物的一次尚不理想的尝试的话，那么，《男人的风格》则可以视为张贤亮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似乎把陈抱帖的改革道路写得过于坦缓了一些，甚至还扯出了些许游离主题的人和事，但总的来说，作品是以雄阔的场面、复杂的矛盾、丰富的形象和动人的情节，较好地表达了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尤其是陈抱帖这个形象，出身于知识分子而又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有着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对文、史、哲、经诸门科学有着非经院式的理解，而这一切又被统率于思想解放、勇于革新的强烈事业心。这确实是我们时代迫切需要但还不多见的宝贵人才。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社会改革者的不少希冀，使得这个人物既现实又理想，很有一些引人的光彩和魅力。在改革事业上无坚不摧的陈抱帖，在夫妻关系上往往身陷困境，这脱俗的一笔，写出了改革者自身有局限的一面，也写出了改革生活有其艰难的一面，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性。这部作品的面世，不只说明了张贤亮没有停止他对改革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探求，它还进一步表明：改革在张贤亮的作品里已不是作为生活中偶然的一环或艺术竞赛中的一种摆设，而是作为社会行进到今天时代的一种历史必然，内在地化为他的作品里的“生活流”和“意识流”。他憧憬这个现实，同时也在催产这个现实。

张贤亮的另一条路子，是以《肖尔布拉克》、《绿化树》、《河的子孙》为代表的回视以往生活的创作探求。由于作者在这些创作中调动了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积累，并向深处挖掘其中所包孕的社会意义，无庸讳言，这方面的创作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的。

就拿《肖尔布拉克》来说，那样的一个三万字的短篇，熔进了那么丰厚的生活内容：祖国西部的荒凉与广漠，“盲流”司机的旷达与坦荡，陕北姑娘、上海少女的坚贞与要强，这一切都随着艰辛的生活和曲折的爱情的演进，油画般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浓厚的意蕴使你不能不一边阅读，一边咀嚼，尔后发出这样的感叹：祖国的土地不能再荒了，美好的人们不能再苦了，人们的生活不能再穷了，而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再左了。



差不多同时写作的《河的子孙》虽然咏唱的是同一主题，但因在较大的历史跨度中描写了重大事件，作品更见深沉，更为浑厚。作品写了魏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魏天贵大半生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和独特命运，如同观照在黄河巨流的冲刷下一颗鹅卵石的形变状态那样，精细地描绘了魏天贵在生活的长河中身心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六十年代的魏天贵初涉人生，是聪慧而纯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魏天贵在逆水中行舟，变得狡黠而复杂了，进入新时期的魏天贵鉴往而知今，走向了清醒和沉稳。他的人生之旅中，有难以诉说的爱，也有难以饮咽的恨。左倾路线和“文化大革命”欠下了这个“河的子孙”无数的历史账，而他自己又在左倾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高压和影响下欠下了许多人情债。他历尽艰辛而不改本色，伤痕累累而奋力前行，充分表现出了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吃苦耐劳而又坚忍不拔的高尚品格和进取精神。左倾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并未能摧垮我们的国家，史无前例的改革事业之所以在今天胜利进行，人们都不难从《河的子孙》中找到历史的答案。

张贤亮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回溯历史的艺术追求，以《绿化树》为标志，又登上了新的高峰。写“右派”和“大墙”生活的作品，我们已经见得不少了，但《绿化树》决无似曾相识之嫌。作者不是仅仅着眼于表现“反右扩大化”而写《绿化树》的，而是把“反右”作为章永璘人生旅程中的一个片断，写这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又受到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家庭出身上、思想性格上都比较特殊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成熟的历程。作者依旧发挥了自己善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场景中写人的特点，写苦中的乐、恨中的爱、悲中的喜，情事曲转中，青年知识分子坚忍不拔之追求、劳动人民相濡以沫之互助以及“反右”扩大化违时背势之谬谈，都历历在目地再现于人们面前。可以说，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我们还很少见过对祖国西部的黄土高原的气势和色彩如此动人的勾勒，对那个天灾加人祸的困苦岁月的阴暗面如此逼真的描摹，对逆境中的“右派”分子的内心隐密如此真诚的袒露。只有技艺高超的人才能够在钢丝绳上活动自如。《绿化树》敢于发人所未发之蕴，道人所未道之言，充分表现出了张贤亮建立在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艺术把握的坚实基础上的探索精神和不凡功力。

二

我们说张贤亮的创作“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子行进，实在是不敢把这个有才华而又不安分的作家看得过于简单。事实上，张贤亮也没有限制自己的一定框框，在主要写作直面新的现实和回视以往生活的两类题材作品的同时，他还



写出了个写现实又非写改革的讽刺型中篇小说《浪漫的黑炮》。小说中的人过中年的工程师赵信书，是一个书呆子型的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一次出差的棋坛上偶遇豁达、精明的外贸干部钱如泉，引起交谊的兴趣，便以寻找丢失的“黑炮”为契机，想与钱进一步发展关系。不料一封打给老钱找“黑炮”的电报，引起了意料不到的后果：S市公安局出面调查，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党委取消了赵信书陪同外国专家的权利，结果导致进口设备WC出了差错，国家白白损失几十万元。这能怨拘谨了一辈子的赵信书不该浪漫这一回吗？武书记等领导同志即是这样认为的。但读者从作品中得到的印象却是：某些领导同志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可靠”的观念，像尾随着赵信书行迹的一枚导弹，时时都在寻隙进击，“黑炮”一事的偶然实在是事情发展的必然。宁“左”勿“右”，以“左”反“右”，这种文革遗风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张贤亮在一个可笑的故事里讲述的这个严肃的主题，值得人们思考，值得人们警觉，这篇作品又使我们看到，张贤亮在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上，既是独特的，又是多样的，而他表现自己的生活发现的艺术手法，也是在别具一格中又不拘一格的。

不管张贤亮在今后将会写出怎样的作品，他已有的创作已向人们清晰地显示出了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执著追求着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他无论是写过去的生活，还是写当前的生活，都力求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雄浑的时代旋律中，再现在生活的激流里栉风沐雨的人们的积极人生追求和独特命运，寻求人物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主客观因素，写出社会生活的来龙和去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生活的碱水中浸泡过，有着颇不寻常的生活经历，是受难者，又是奋进者；他笔下的生活，大都由政治情势、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等诸种因素交错合成，既是网状的，又是流动的。他就是在对生活的这种充满历史感的开掘中，放手抒写艰险时势的动人歌吟，旷野荒漠中的柔情蜜意、沧海一粟的继往开来。棱形的人物形象和立体化的生活画面极摹人情、勘破世态，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与这种深邃的思想内容的探求相一致，张贤亮在艺术手法上也是充分调用了逼真显现生活和人物的历史发展的本相的种种手段的。一方面以主人公回溯、诉说往事的方式，把眼前的现实与过去的生活联结起来，增加作品反映生活的历史深度，一方面又以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多种色素的艺术镜头，从多种角度表现生活的多色调、多层次的复式状态，增加作品反映生活的社会广度，把纵的延伸与横的扩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刻画人物，一方面以诸多生动确切的生活细节来构成人物的行动，使人物有根有底地扎在生活之中，一方面往往又给人物注入一种常人所少有的特殊精神素质，使



其比现实中的人更理想、更光彩，把勇于写实与大胆虚构浑然一体地统一起来。另外，在揭示种种社会现象和人的内心世界上不留情面，褒扬美的事物和美的灵魂不惜笔墨，构思谨严缜密而行文挥洒自如，在小说中套小说，把经典著述植入作品等方面，张贤亮都有不俗的表现和独有的创造，

要较为准确地概括张贤亮的主要创作特点，借用高尔基的（文学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的名言是再也合适不过了的。张贤亮正是用自己一篇篇浸透着历史意识和时代气息的作品，力求展现当代人的生活情状和心灵世界的演变轨迹。他对文学的这种把握和追求，应当说是迈向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的。

三

在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中，《绿化树》一作具有着特别的分量和标志性的意义；在当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之中，这篇作品也称得上是少见的杰作、难得的佳品。

作品以政治上左倾，经济上贫困，而自然灾害又十分严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为背景，一开始就以雄浑而又率直的文笔，给人们勾勒出西北黄土高原那辽阔而又苍凉、质朴而又贫瘠的严峻场景。作品的主人公章永璘，不是作为拓荒者，而是作为受难者出现于这个在时代和地理上都十分典型的社会环境的。

作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的文化影响又受到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正在寻求人生之路时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青年知识分子，章永璘那本来就比较斑驳的思想构成又增添了新的精神困惑。而这复杂的主观世界又适逢一个复杂的客观世界，这就使他的生活、他的性格，无不充满了难以解说又难以解脱的种种矛盾：他被入了另册，受尽了苦难，但除去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外，并不理解自己罪在何处；他心向祖国和人民，力图进步，但又孤立无助，方向茫然；他有较高的文化和智能，但其聪明才能别无用武之地，只好用以求温饱、防被欺；他深深倾慕在困境中救助自己的马樱花，但当她真心爱上他时，又居高临下看别人，另生出离心意向。作者把章永璘在这个由时代、环境和主观诸方面的矛盾交错构成的生活世界里显露出来的光彩的和不光彩的、健康的和不健康的等多种因素混杂着的心灵世界，毫不掩饰地剖示给读者，使一个坚韧而又怯弱、聪明而又多虑、诚实而又木讷的章永璘，活生生、真切切地站立在了人们的面前。尤其是作者突出地刻画他在那个不准他“革命”和难于“革命”的生活领域中，从现实生活的美好一面中汲取力量，从马克思的经典



著作中寻求真理的分辨、思考和探索，凸现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的缺点弱点斗，努力超越其生活限定的人生追求，更使人们看到了在逆境中顽强生长、不断壮大的奋发进取精神。章永璘的性格，是一个主体向上、整体复杂的多棱体，但其根根须须又分明是扎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土壤里。他不是个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典型，他是生在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长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典型。

虽然《绿化树》是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系列小说中的一部中篇，只是章永璘的“苦难的历程”中的一个片断，但它以恢弘的气势、逼真的笔触、深入的开掘所初步展示出的男主人公在各种矛盾面前的惶惑、反省以及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刻苦探求，已突出地表现了受到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左倾思潮掺和着尚未肃清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年代，走向进步的艰辛和曲折。小说写喜中的悲，悲中的喜，甜中的苦，苦中的甜，新中的旧，旧中的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令有心者读之，怒可喜，喜可怒，醉可醒，醒可醉，对于人们了解反右扩大化的受难者的乖蹇际遇、中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右倾思潮的深重祸害、祖国西部的风土人情，再认识已经过去坎坷历史，都很有助益。人们不难预见，完整面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将是当代文学创作中具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的重要作品。

张贤亮能够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的制高点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人物，因而，他的作品一般历史跨度较大，人物性格中的社会性因子鲜明。从他的作品的生活事件中，可以寻出时代的巨轮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行进的轨迹，从他作品的人物形象中，可以见出历史的浪涛不断冲刷出的变化着的印痕。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较，张贤亮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极现“世运转移、人情翻覆”的特点，是比较显著的。这一创作上的长处，张贤亮在《绿化树》里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以往历史学家的眼光中，他的艺术摄像机又显然增添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多种色素的聚光镜，力图色调俱全而又浑然一体地展示生活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物的喜、怒、忧、惧、爱、憎、欲，作品反映生活和感染读者的立体性效果大大增强了。张贤亮长于在生活的事实和艺术的虚构的高度融合中，把背景、环境的有力勾绘和人物性格的细致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精确的文笔传达精细的感受，以及通过同一事件中的不同反应来映现迥异的个性特点，在这部作品里，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看出，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在意旨深远、真切感人而又不露技巧的艺术画卷中，再现“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已是张贤亮越来越明晰的创作追求。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优势，迈向了更高的境界。

四

在《绿化树》之后，张贤亮又拿出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力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可当作《绿化树》的系列作品来看，这不仅在于作者也像《绿化树》一样，用“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来作作品的副题，还在于作品描写了同一个主人公——章永璘艰窘又异常的劳改人生。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描写的章永璘在劳改期间的情感生活，是让人惊异又令人同情的。在左倾思潮盛行一时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劳改农场那样一个特殊地方，本来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人更是得不到应有的同情，似乎就更加的理所当然。因而置身于那样的年代与那样的场景的章永璘，那种一个年轻男人应该有的情感涌动，爱欲宣泄，虽说也属自然而然的人之常情，但那只能更多地寄托于触景生情的想象与望梅止渴的憧憬。正是在这样一个无爱、无性更无女人的情景之中，可人的黄香久走进了章永璘的视野，并由意味深长的对视而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几年后的再邂逅，两个人都认出了对方，并凭着当初的好感渐渐地越走越近，最终走入了婚姻。但在离别的这几年中，黄香久经历了不少的情感波折，还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而章永璘仍停留在往日的情梦之中，甚至在真正过起夫妻生活时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结合，有几分相爱，也有几分无奈，除了相互的爱慕，还有彼此的怜惜，以及生理的需要。对于一直处于情感饥渴状态的章永璘来说，从黄香久那里获得爱的抚慰和性的需求，都相当重要。但一对爱人和一桩婚姻的维系，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比如志向、情趣、忠贞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同床异梦和貌合神离。因而，种种不和谐渐渐显露出来，即便是在一贯难以和谐的性事上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也还是终于走向了离异。

许多人都停留在情与性的层面上，去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题旨。其实，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内容远比这要宽阔得多。它通过章永璘渴求爱情又得而复失的故事，至少告诉人们，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两性的世界；就一个男人而言，没有女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性与欲的匮乏，又表现为精神层面上情与爱的缺失。这种双重缺席，势必造成人生的残缺与人性的畸态。病态的人生必将带来病态的婚姻，病态的婚姻也定会酿就病态的人生。往深处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其实是通过章永璘的病态婚事，揭露了那个极左时代对于人性和人生的深重戕害，仍是经由劳改人婚爱的畸变反映社会生活的畸态。与《绿化树》相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少了一些甜蜜，多了不少苦涩，因而带有了更多的悲剧意味。



张贤亮此后还有《习惯死亡》等新作问世，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总体来看，他引起文坛内外广为瞩目并给他带来较大声誉的，主要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描写劳改人情感生活的小说力作。经由这些作品，他把自己和别人有力地区别开来，也充分展示了自己别树一帜的艺术特点。把这些总括起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点：第一，他通过劳改人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他们的情感纠葛，写他们的非人般的遭际和炼狱般的成长，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反思了过往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第二，他在对作品主人公行状的描写中，既写物质生活之贫瘠，又写精神活动之丰饶，并通过这种比照与反差，既写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与性格的多棱性，又进而在生存的基点上声扬唯物观点的精神效用。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无论主人公身处怎样的生活逆境之中，但总是在学习中思考和在思考中获取新的力量，因而人的精神始终是飞扬和高昂的，人总是站直身子的和充满自尊的。

综上所述，活跃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张贤亮的小说创作，虽然已离今天的我们渐行渐远，但却葆有着自己动人的丰姿和独特的价值，这就是他别开生面地记述了个人的独特经验，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着回溯历史、重温生活，认识人生和揣摩人性的艺术功用。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苦难生活的亲历者贯注了个人心血的反思历史的小说文本。因而，它们历久弥新，无可替代。



目 录

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	白 烨 1
绿化树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16
初吻	259
灵与肉	274
肖尔布拉克	292
创作要目	319



绿化树

一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

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有时，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你饿吗？饿着哩！饿死了没有？嗯，那还没有。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的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袷钮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我仍然兴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

车路两边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体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这家伙总交好运道。“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嫉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梆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